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word fight. In the center, a woman in a vibrant red robe with a flowing cape is engaged in combat with a man in a dark, patterned robe. The man is lunging forward with a sword raised. In the upper left, another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blue pants is shown in mid-air, also holding a sword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, craggy mountains and pine trees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green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geometric pattern.

三俠劍

12

张杰鑫
著



三俠劍

张杰鑫 著

12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ANXIAJIAN

三 侠 剑

张杰鑫 著

责任编辑:于永玉 张忠礼

封面设计:金 木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套 定价:258.00 元(全套12册)
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—80626—075—7/I·6

无头不走，他们可就回国了。贤弟你就在此一隐岂不是很好吗？”胜爷皱眉道：“恐怕不这么简单吧，若果把我死的消息，传入侠义营，他们一定要给我报仇，那就要有大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”边洪摇头道：“这话也不见得，咱这么办，你可以试试，倒要看看他们究竟如何。有我等在暗中监视，还会闹的出大不幸的事来吗？到实在不可解时，你再出头，这岂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？”丁公度也道：“三哥，你试一试，也好品一品这般朋友，看他们有怎么一种动作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言，说的胜爷无可回答，只得点点头道：“好，就依诸位。只是请诸位仁兄贤弟，格外注意，不要使他等发生意外才好。”边洪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自有妥当的办法。”胜爷点头，青峰长老便吩咐沙弥，备办素斋，大家食毕，又商议了一会儿，对于台湾主郑成功，是怎样解救法。蔡文郁随邀请胜三爷到侠女村去，会见熊侠女，胜三爷很愿意，便与青峰长老等告别，随同蔡文郁奔了侠女村去。这里三老与青峰大家就商议假传胜爷死在界水岛的消息，并分遣朱复、朱明，以及青峰长老的二弟子，打探华峰滩侠义营的动静，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胜爷，随同蔡文郁离了青峰寺，一径来到侠女村，圣云庵庙前。蔡文郁遂用手一指，笑向胜爷道：“三哥请看，这就是熊侠女的宝刹。你请稍候，待我向前叫门。”胜爷点点头，蔡文郁便走到角门前，轻轻的叩打门环。胜爷留神看，这庙建筑的不甚宏敞，大约也就有一两层殿。正当中山门上边，有一块横匾，蓝地金字，敕建圣云庵。正看之间，忽听角门咕咙一响，忙留神观看，只见门儿一开，由里边出来一位十八九岁俊秀的大姑娘，两只水汪汪的眼睛，波光四溢，一见蔡文郁，遂拜了拜，含笑说道：“哟，蔡老伯，奴家这厢有礼了。”蔡文郁道：“免礼免礼，你师父可在庙吗？”那女子眼珠儿一转道：“没有，出去了，将才出去的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蔡文郁道：“倒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不过是胜三爷来了，我特地陪着来会见你的师父，既然你师父没在，先请胜三

爷到我家去稍坐，等你师父回来，你给去个信儿，我们再来。”女子一听，举目看了看胜爷，遂笑道：“慢着，我师父一会儿就回来，我想不必再到府上，往返费事了，请到庙里等一会儿吧，你看好不好？”蔡文郁点头道：“也可。”遂回头胜爷道：“三哥，咱到庙里等一会儿吧。”胜爷点头，遂迈步走过来。

女子看了胜爷一眼笑道：“这位施主，就是胜老侠客吧？”蔡爷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女子便忙向胜爷万福行礼，口称：“胜老侠客爷在上，奴家这厢有礼了。”胜爷忙抱拳拱手，连道：“岂敢岂敢。”女子往旁一闪，致手相让，口中说：“你里边请吧。”胜爷见这女子，举动有些轻佻，不由一皱眉，心说：“这个女子举止如此轻浮，怎会列入熊侠女的门墙？熊侠女未免太不认人了。”想着，低着头走入，蔡爷相随。女子把门关上，紧行了几步，在前引路。来至后面，一所跨院，胜爷一看，这院子不大，上房三间，东西厢房各两间，院中种竹栽花，非常幽静。女子紧行几步，到了上房屋门前，把帘笼一挑，胜爷遂迈步进来，蔡文郁跟入笑道：“三哥请看，这是熊侠女养静之所，与我们静室又不相同，别有一番清幽的风趣。”胜爷点点头，女子忙让座，胜三爷与蔡文郁对面坐下，女子忙回身出去倒茶。胜三爷因低声问：“贤弟，这位小姐是谁？”蔡文郁道：“她是熊侠女的弟子。”胜爷道：“她唤作何名？”蔡爷道：“名唤齐瑶。”胜爷皱眉道：“她的举止，何以这样轻浮？”蔡爷笑道：“提起她来，却有一段很好的故事。她如今的举止，却是习惯成自然，改不得了。其本性，却是节烈冰霜，令人钦佩的。”胜爷点点头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

正说之间，齐瑶已把茶沏了来，端着托盘儿进来，先敬了胜爷一碗，又把这碗放在蔡爷的面前，然后在旁边一站，笑滋滋的望着胜三爷，真是不错眼珠儿。蔡文郁看了看她，心说：不怪胜爷嫌她轻佻，今日她也太放肆了。想着遂道：“齐瑶就是你一人在庙吗？”齐瑶忙回道：“是，她们全出去了。我说胜老侠客爷，若

不是我，你们侠义营以及凤凰城的施琅施大鹏，要全军覆没了，你知道吗？”胜爷听了一怔，遂道：“啊，在下不知请小姐指示。”齐瑶笑道：“而且我更有一计，能取张其善的首级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这话你相信吗？”胜三爷听她说得郑重，霍的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“愿闻高教。”齐瑶噗哧一笑道：“你请坐，现在我有一点东西给你看看。要取张其善的首级，端在这件东西上。”胜爷忙道：“着，请赐一观。”齐瑶微笑点点头，便转身出去。

工夫不大，就见他取来一个小包裹，双手捧着，意思非常珍重，蹒跚的来到胜爷面前，双手往上一递道：“请你观看。”胜爷忙伸手接过，放在桌上，打开包皮，里边一层油绸子，打开油绸子再看，却是一张硬纸成的书帖式的簿子，及至展开一看，却是一本地图，挨篇儿掀看，乃是台湾全图，与中原接壤的图势，绘写的非常精细。看罢多时，却不甚明白，因问道：“齐小姐这一本地图，怎能取张其善的首级呢？”齐瑶笑道：“休要小观这本小小的地图，这乃是界水岛的岛主智惊吕望，勇服霸王神童子何其伟费五年精力绘成，他志在振兴台湾，吞并中原，若非我把他的这本地图用计骗来，此时你们恐怕都要全军覆没了。何因丢失此图，故而未敢请纓，率军抵御清兵。但是他的地图虽失，他的胸中尚有印象。如今你的大军，不久必要攻打界水岛，这又是你们全军覆没的危险期到了。”胜爷忙道：“哦，何以见得？尚亲祈明示。”齐瑶一笑道：“你看这地图。”说着，把地图翻到界水岛到凤凰城的地方，因用手指着道：“你看，这是界水岛，这是华峰滩，这是凤凰城，这是由界水岛到华峰滩的旱路，这是水路，这是由界水岛到凤凰城的水路，这是旱路，你看这道红线了没有？这是由界水岛到凤凰城的一条密路，别人不晓得，惟有何因知道，因为这条道是何因发现的。所经之地，都是荒山深谷，是人迹所不能到的地方，能走五日夜，便可到凤凰城的西北十八里地荒凉山中；若将全军屯聚那里，出其不意，夜间袭取凤凰城，敢说是如探囊取

物。若凤凰城一失，你的大军恰成背腹受敌之势，岂不就是全军覆没的危险期吗？”胜爷听了这话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道：“齐小姐，可不晓他们此刻进行此计了吗？”齐瑶笑道：“此刻进行与未进行，尚不知准确。不过我的理想，你们侠义营大军一起到界水岛，他的大军必然要绕路袭取凤凰城，这是定而不可移的。”胜爷一听，当时可就沉不住气了，忙站起身来道：“啊呀，如此说来，事在危急了？我得赶紧回去，蔡贤弟你快回去，告知青峰长老，以及岭南四峰山的三位老哥哥，就提我事在紧急，不及面辞，已经回营了。”蔡爷听了，却并不慌不忙的笑着，摆了摆手道：“三哥，你先不要忙，你问一问，要取张其善的首级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是怎样的办法。”胜爷心想：着哇，人家对我说的很明白，我怎么就会忘了呢。

想着，遂又坐下道：“怎样能取张其善的首级，尚祈小姐明示。”齐瑶笑了笑，用手指着道：“你看这道红线的当中，这不是有一个黑点吗？你看这里有字，这是什么字？”胜爷仔细一看，果然有三个字，写着娘子峰，遂道：“这是娘子峰？”齐瑶笑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娘子峰。这个地方有一部分人，就是当初名震中外的娘子军，现在那个地方，已成世外桃源，娘子军的统帅女飞卫红云娘，也不做强盗的行为了，率同所部五百余众，在那个地方就算忍了。自从何因发现这条密路，便要同娘子军取得联系，红云娘对他们却是唯唯诺诺，也没算答应，也没算不答应。不想张其善闻得这位女飞卫红云娘的大名，便要亲自去拜访，也不晓他安着什么心。但是恰当此时，战事爆发，他忙于应战，也就没有得到娘子峰去。如今他得着这个机会，必要率军前往。其实他不去还好，他若前去，必然把性命断送在那里。”胜爷忙问道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齐瑶笑道：“不瞒侠客爷说，红云娘也是我们一个姊妹，素常提说此事。他因了一件事，恨张其善入骨，早晚必要取他的首级，你请想，他此去岂不是给她送了去吗？”胜爷听了眨眨眼道：“可是这个样子，那

张其善也是诡计多端，并且兵多将广，恐红云娘一人，不能成功吧。”齐瑶笑道：“成败自由天定，我们自然也不敢说有成功把握。不过据我看来，总有七八分可成。”胜爷喜道：“能得如此，台湾可以不攻自破。张其善若死，军已无主，只剩了碧液滩的单于弟兄，也就不足论了。”齐瑶听了，低头不语，半晌抬起头来，张了张嘴，似乎要说话，忽又顿住，慢慢的低下头去。胜爷一怔，忙道：“啊，齐小姐你还有什么言语，自管明说，论起来我们都是自家人，还有什么难于启齿的吗？”齐瑶便抬起头来道：“胜老侠客爷，其中可有一件为难的事，必须你老人家作成，但不知你老人家能不能帮我们的忙呢。”胜爷道：“有何为难的事，你请讲当面，只要胜英能力达的到，我必要勉力而为。”齐瑶听了，又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件事我必须把其中经过，对你说明了，你方好着手办理。”胜爷忙道：“哦，愿闻其详。”齐瑶点头叹息。

看官又道，你又要翻倒笔吗，朱家的一段事，罗罗索索，直絮叨了这些日子，如今刚圆回来又要翻倒笔，恐怕小说中，没有这样的笔法吧，著者谨答：是的。不才也知道，这样的叙述，会使你生厌，但是台湾八女侠中这才表明二位，只是朱家的金蝉玉婵，还有六位女侠，前文都用暗笔表过，可是都未叙述明白，孤岛盗图的是谁，侠女村所闹的女鬼又是哪位？这地方你大约都急于知道吧？现在都有详细的表出，而且台湾这大段节目的总枢，九合巧姻缘，以及擒二蟹，请国宝，也以此为最大的关键，故而不得不把她们的出身经过，都叙述明白。只好先请胜爷，且在这里歇一会儿，我且掉转笔尖。

却说福建漳州地面，有个铜山镇，在镇中居住着一位公子，姓王名纲，字子兴，乃是一位秀才。父母早丧，依姊家长成，因志在青云，独自在后园书斋居住，伏案苦读。身旁只有一个小僮服侍。一天王纲忽觉无聊，无可释闷，小僮遂出主意，到镇外去游玩，王公子依允，主仆二人，遂带了些零钱，由后园门走出，到

镇外闲散了一回，公子便要回去。僮儿因说，你素常总不出来，既出来了，不如多玩一会儿，前面就是吴家集，热闹着哩，咱到那里玩玩去多好。公子一听，知道这孩子的心性，朝夕跟自己在一处读书，自然闷得很，就由他玩一日也好，遂点点头，不觉已来到吴家集。

却忽见迎面走来一位道士，年纪约在二十多岁，风流潇洒，颇有些神仙之志。王公子心中赞美，不免多看了几眼，那道士也目不转睛的望他观看。及至相离切近，那道士忽一稽首，念道：“无量佛，施主请了。”王公子也忙一拱手道：“啊，仙长何事？”道士道：“我观施主，气色不正，三天之内，必有祸事临身，不可不防。”说罢，迈步便走。王公子一听，忙道：“仙长请暂留贵步，弟子请教，但不知有何祸事，祈道其详。”道士闻听，回过头来道：“这个必须详细占算方知。”王公子道：“就请仙长劳神，为我占算可否？”道士点头道：“这倒无妨，惟须请施主到敝观一谈。”王公子忙道：“好，正要叨扰，请问贵姓高名，仙府哪里。”道士念声：“无量佛，贫道姓卫，号叫自清，敝观就在前面不远，请教施主上姓？”王公子也忙道了名姓。道士闻听，连道：“善哉善哉，久仰施主大名，辱荷下降，荣幸之至，施主请随我来吧。”

王纲大喜。遂跟他走出村口，一径望东，迤迤迤迤走出许多道路，前面已来到卫家庄。王公子因问：“仙长，还有多少道路？”道人笑道：“到了，那庄里便是。”然而却并不进庄，反往郊外走去。前面却横拦一道树林，穿过树林，就见依山傍河，盖有一大处庄院，门前植槐栽柳，清幽异常。王纲看房势，似乎与卫家庄毗连。正待细细赏鉴风景，却听得道人往里让，只得随他进了庄门，心中深为疑惑。因想：“难道他就在这里住吗？”猛抬头忽见迎面走来一个丫环，笑咪咪的冲着道士点点头，随笑向僮儿道：“书僮哥哥，你上这儿来，我们仙长算卦，是不许人看了。”僮儿不答，却看了看王公子。王纲虽然纳闷，却也不疑他们有旁的情

形，因一点头，僮儿便随他去了。道士谦谦让让，来到一所院里，上房坐定，忽又走来一个丫环，捧茶献果，殷勤招待。道士却站起身来，走出房去，王公子正要动问，丫环笑道：“你坐着吧，他须先去做些功夫，回头算卦才灵哩。”王纲只得点点头。

工夫不大，又有一个丫环走来，笑道：“仙长功课完哩，请公子爷那屋坐吧。”王纲点头站起，丫环在头前引路。出了上房，进夹道儿，穿过角门，又来到一所院落。院虽不大，却是非常严密。丫环用手向上房一指笑道：“公子爷，我们仙长就在那屋了，请你自己进去问卜吧。”说着，便把他推到门前，含笑自去。王公子只得推门进来，但见这屋子不大，也无陈设，只迎面一张桌，两把椅子，墙上挂一副海棠春睡图，王公子一皱眉，心说，修道人，哪有挂这图的道理，太不伦不类了。想着，也无心细看，因左右回顾，东西里间，却都是挂着粉红色窗帘。王公子也是好奇心盛，遂迈步走到东里间门前，撩帘一看，便觉有一阵兰麝香气，薰人欲醉，吓得王纲，往后倒退了好几步。因想，这分明是女子闺阁，出家人焉能住在这里？哦，或者他在西里间也未可知。想着，因又转身来到西间门首，且不敢撩帘，因轻轻叫了声：“仙长。”就听屋里答道：“请进来吧。”王纲这才放心大胆的撩帘进来，却不见有人，只听床里有人说话：“请这边坐吧。”王纲举目一看，帐帘却在放着，只得走近前来，问道：“仙长，做完功课没有？”里面便不言语了。王公子又问了一句，仍不见答应，心中便焦灼起来，不觉把帐帘一撩，口中说，仙长，你倒是完了没有，说着话，及至定睛一看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不禁失声喊道：“哎呀。”

原来绣床里，哪里是什么道士，却是一个赤着上体，光着脚丫，光穿一条裤衩，肌肉横生，毫毛满腹的怪男子。那王公子猛见此景，焉得不惊，遂忙转身要逃，那汉子哈哈大笑，一探身就把王公子抓住，忽然跑进一个女子，口说哥哥你得让我，正在说着，忽门帘一启，走进来一个老道，见他俩这抢夺的情形，羞得

忙退出去，心中却喊道：“哥哥姐姐，快不要闹了，二哥三哥回来啦。”这男女二人一听，惊得都撒了手，看官你道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原来这家姓卫，乃是绿林人，哥儿三个，有二妹妹，大哥姓卫名虎，外号人称墨蟹鱼，二爷叫卫彪，外号人称赛旋风，三爷卫豹，外号人称玉面郎君。两个妹妹，姐名秀英，妹名秀凤。二爷卫彪为人憨直，最讲公理，卫豹却是聪明过人，足智多谋，惟有这个卫虎，同了这位大小姐秀英，都是下贱根性，被他们俩勾引至此，荒淫致死的，已不可胜计。他们的小妹妹秀凤，年才十六岁，情窦初开，虽觉得哥哥姐姐的行为不当，可是小心眼儿里，也常想访一位如意郎君，背着她的哥哥，也制了一身道服，化装出去寻访，虽也会遇着可心的人儿，但却不得其法，又羞于启齿，几次都给空回来。秀凤很觉灰心，后来一想，姐姐怎会没空过呢，她一定有特别的招儿，我何不暗地跟了她去，听她都说什么，也好学学。

打定主意，便令自己的贴身丫环，去打探大小姐的动静。一忽儿，丫环来报说，大小姐又出后庄门走了。原来她们这座庄院，有前后两个庄门，前庄门在村子里头，后庄门却在庄后临洼，这也是绿林人必设的退路，不想却给她们做了方便。当下秀凤一听她姐姐出了后庄门，便挟着道服，匆匆由前庄门走出，追着秀英，见她奔吴家集去了，遂钻进一家坟地里，换了道服，暗暗尾随于后，眼见秀英把王公子勾回，心中自是叹服，因见奔后庄去，遂抹身入前村去。远远就见自家门首，拴着两骑马，细看认得，正是二哥三哥所乘的坐骑，不觉大惊失色，因转身飞走，也由后庄门进来，一直奔自己的屋子。却由秀英的门前经过，只听里面，正在争吵哩，遂忙进来，想告诉他们一声儿，万没想到大哥那儿光着身子呢，吓得又退身出来，在门外喊了声，便去自己屋里，换衣裳去了。这里卫虎把衣裳穿好，奔了前面去。秀英却按着王纲，

四马倒攒蹄捆好，塞好了口，匆匆抱到自己寝室，藏于床下，随又整了整衣服，理了理云髻，慢慢的走向前面来。只见他们哥儿三个，正在书房饮酒哩。卫豹见秀英进来，遂笑道：“妹妹来了，来一块喝几盅吧。”秀英摇摇头道：“二位哥哥，你们这是由哪儿来？”卫豹笑道：“唉，别说了，我们由福州跟下一号买卖来，老没得下手，顺便到家来看看，吃完了饭，我们还要赶着走路哩。”正在说着，秀凤由外面进来，卫豹一见，便命仆人拿两副杯箸来。哥儿几个开怀畅饮，秀英心中有事，一个劲儿的催着卫豹喝酒，早早打发他去了，好到后面去取乐。秀凤却皱着眉呆坐不动，卫豹很诧异，因问道：“妹妹，你怎么不喝酒？”秀凤一抚额角道：“头痛。”卫豹道：“既然头疼，快回房休息去吧。”秀凤点头，遂站起身来，慢慢走出屋去。卫豹因说，酒够了，便命从人上饭，一阵吃饱，随匆匆乘马去了。秀英卫虎两个，便争着往后跑。卫虎不知，犹自往西间飞奔，秀英却折身走入自己屋来，待要开门，卫虎已返身奔出，恶狠狠的闯进来，因喝道：“你把那小子弄到哪里去了，如不献出，我便要你的命。”秀英见其势汹汹，料想争不过，只得一闪身道：“在这屋了，你自己进屋找吧。”卫虎遂纵身进来看了一回，又把桌底床下，都找遍了，哪里有那小子影儿。因暴躁道：“你倒是藏在哪儿了？”秀英正没好气，遂走近床前来，口中说：“你火蒙了眼不成，这不是这儿了吗。”说着，伏身撩帘一看，竟不见了王公子的踪迹，不禁大惊失声喊道：“哎呀，莫非这小子跑了吗？”遂叫丫环来问：“可曾见了那公子，书僮何在？”丫环都摇头，回说不知道，书僮被那春香姐姐灌醉，还在前面睡着哩。卫虎哪肯信，因只向秀英要人，秀英心中一动，遂说道：“哥哥别闹了，我想那小子一定被这个主儿偷去了。”却一伸小指，卫虎道：“你别胡说，人家不是这样人。”秀英道：“不信你看去呀。”卫虎道：“你得跟我一同去。”秀英道：“走。”遂一拥出屋，径奔后面去寻。这且不在话下。

却说秀凤她并非头疼，因见兄弟都在这里，那公子一定无人看守，我何不如此如此。主意打定，遂装作头疼，退出书房，一径来到秀英屋内，却遍寻无着，又到东间来寻，也是无有，心中正自惊疑，忽听床下吭哧了一声，秀凤忙撩帘观看，果见公子在这儿捆着了，遂拉他出来，伸手把塞口之物掏出，便觉脸上热辣辣的。王纲干呕了一阵，抬头见一个绝色的女子，蹲在面前，那鹅蛋也似的脸儿，泛起一片片的红霞，越显得如出水芙蓉，雨润的桃花。

说来也是冤怨缘。王纲一见这个女子，便生了爱慕之心，秀凤也觉得他那翩翩风度，似有一股正气，把自己罩住。因只有怜爱之心，决无淫邪之念，呆视了半晌，王公子才迸出一句话来：“小姐，你救我。”秀凤忙答言：“我救你。”遂伸手把绑绳解开，扶他站起。王纲道：“哎呀，我身子都麻了，跑不了可怎么办？”秀凤道：“你放心，自管随我来。”说着，遂把王公子扶起来，拉了他的手儿，悄悄出屋，四顾院中无人，便一溜烟儿似的过夹道儿，来到自己屋中，推他在床上坐下，遂问道：“你贵姓，家中有什么人？”王公子道：“我姓王，家中并无亲丁，依姐家长成，屈指已十数年了。请问小姐，适才那男女二位，是你的什么人？”秀凤道：“唉，是我的哥哥姐姐，他们太胡闹了，唐突之处，还求公子原谅。”王纲一皱眉，脸上现出犹疑之色。秀凤察觉其意，遂道：“你放心，别看我们是同胞姊妹，我决不能像他们那样淫鄙无耻，说明了你的身家，我自出全力救你。”这你字尚未能说完，忽听院里有人回答道：“好哇，我们争了半天，倒被你抢了先去，看不出你这蹄子，也会偷嘴吃了。”说着话，就见帘笼一启，秀英与卫虎由外面进来。秀凤遂忙站起，以身护住王纲，口中说：“你们到我屋干什么？”秀英道：“得了，别挡着了，我们早看见了，我竟不知道，你这孩子多坏的。”秀凤道：“胡说，我岂似你等那样淫贱无耻，从今后再不容你们无法无天了。王公子是好人，我要救他，你们想要他的

命，是万万不能的。”秀英一撇嘴道：“哎呦，说的好冠冕话儿，恐怕你小心眼里，不是这么回事吧。你要打算救他，怎么救不了，干么非得把他勾引到你屋里来，俩人鬼鬼祟祟的，倒是怎么回事。唉，咱们都是干这个的，何必惺惺作态，难道还非得我说明白了吗？你要喜欢这个，我们未尝不可以分你盅羹，只是须分个层次先后，人是我勾来的，自应先让我。”话未说完，卫虎遂瞪眼道：“什么？”秀英忙改口道：“我也得先让哥哥，其次是我，再其次才轮到你呢。”秀凤大怒道：“胡说，你再要血口喷人，我要恼了。”卫虎也忍不住喝道：“你要净充好人了。救他不救他我也不管，只须把他交给我，让我先乐够了，回头你要怎样便怎样。”秀凤摇头道：“不能，我已应允了，拼出我这条命去护卫，你们谁要危害他，就先来要我的命。”卫虎听了，只气得暴跳如雷，擦拳磨掌，切齿说道：“啊呀，气煞我也，我就要他的命，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。”

说着话，磨拳擦掌，却是不敢过来，急的只转磨儿。原来他们这哥儿五个，秀凤虽小，本领却最高，因为他的父亲在世时，乃是江湖上最有名的巨寇，名唤金棍无敌卫立功。老头子英雄一世。老来时洗手家居，教养这五个子女，却觉得长子性情邪僻，不堪教诲，次子太粗猛，要教诲他也不成，秀英却娇媚的怕人，更不宜教她武术，唯卫豹秀凤两个，姿质聪明，秉性尚称不恶，又是老生的两孩儿，自然格外疼爱，就把全身武技，都传授她两个。她二人之中，还以秀凤的本领较高，因她会打六枝毒药穿心弩，百发百中，神鬼难逃，而且毒性甚烈，并无解药，一经打上，六个时辰准死，任你是成了名的剑客，也休想活命。在平时卫虎他们与秀凤过手时，很领教过她心黑手狠，今日又是盛怒之下，虽然气忿，又怎敢过来。秀英也不禁大怒，因冷笑道：“得了得了，你不要绷着面孔充正经了，打算我们没看见啦，方才你和他，这么着，又那么着，咳呦呦，我说着都害臊的。”秀凤气黄了脸，遂回身上床，由墙壁上把宝剑摘下，捏簧掣出，倏的剑光一闪，厉声

喝道：“姐姐再要胡说，我认得你是姐姐，我的宝剑可不认得你是姐姐。”秀英一见吓的往后倒退了两三步，卫虎干瞪着眼，无法可施。秀英眉头一皱，心生一计，满面遂堆下笑来道：“妹妹，你不要保卫他吗，就让你保卫，我们走行不行？”说着，因向卫虎使了个眼色。卫虎会意，遂道：“其实我们也并不是要他的命，你这又是何苦，得让你，我们走。”一边说，遂同秀英走出房去。

秀凤跟着出外，见他们出院去了。才转身进来。把宝剑还匣，顺手扔于床上，因笑向王纲道：“王公子，你多见笑。”这时王公子惊魂方定，连连作揖道：“多谢小姐救命之恩。”秀凤一摆手道：“不客气，请坐。方才你说什么，依姐家长成，难道你家除你之外，就没有第二个人了吗？”王公子道：“对了，除我之外，并无他人。”秀凤听了这话，低头不语，随抬起头来，欲言又止，脸上便红晕起来，半晌方道：“你可曾订了婚没有呢？”说着遂忙低了头，却不住的用眼瞅他。王纲早知其意，又见她这种娇羞的神情，便情不自禁的握了她的手道：“未曾订婚，蒙小姐搭救，一切自应遵命，请你只管放心。”话锋未了，忽听门外扑哧一笑，二人都吓了一跳，忙举目看去，见是秀英笑嘻嘻的由外进来，用手指着他们道：“这可被我听见了，你们还说么？请问，什么叫订婚未曾，一切自应遵命？”秀凤一皱眉，倏的便站起，秀英忙摆手道：“不要急不要急，我知道你们是正当的，姐姐虽然下贱，也很愿成人之美，何况你又是我的亲胞妹。这回我决定办一件正事，教你们俩各遂所愿，大约你就不致再跟我瞪眼了吧。”秀凤沉着脸道：“你是我的姐姐，我若再赶你出去，未免太显得作妹妹的不懂礼节了。你也该自己尊重些，不必在这里，快去寻你的快乐去吧。”秀英也正色道：“难道你信不及我吗？若心不应口，教我当时就死。”秀凤听她赌咒，心中踌躇。因想，若是她真心出头办理，毕竟方便许多。

想着，便低了头不作声。秀英见她不言语了，知他已默许，遂

轻移莲步的走过来笑道：“王少爷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王纲看了看秀凤，嗫嚅道：“十八岁了。”秀英笑道：“正好，我妹妹十六儿，够多般配呀。我说少爷，你现已然应许了，可得随便放些订记。”说着，便伸手过来，王公子往后一退步道：“哎呀，仓促之间，哪有什么东西呢。”秀英道：“无论什么东西都成，只要是您身上的就可以。”王纲想了想，因低头观看，见自己马褂上，有五个铜钮，上面有字，仁义礼智信，遂把信字的铜钮子解下，要送与秀英，又怕她别生枝节，因回头看了看秀凤，却见她目光奕奕的看着自己，意思是不教他给，遂一回手，来到秀凤面前，秀凤脸一红，便伸手接过。秀英遂点头道：“我这个闲事管的倒好，一切都不经手，将来可省得落包涵。”秀凤听了，越发的不好意思，便一转身，背过脸去。秀英拉她过来笑道：“反正这个喜酒，你不能不约我吃呀。”秀凤道：“喝，姐姐真麻烦，要吃酒，厨房不是有的是吗，自己吃去呀？”秀英道：“我偏不自己吃，偏要跟你们一同吃，给你们办这么大的事，难道连杯酒也不敬吗？”说着，便笑着去了。

工夫不大就笑嘻嘻的手提两壶酒，由外面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两个丫环，每人捧着个食盒。秀英提着酒，口里指挥，命丫环把床桌子放上，把酒菜摆好，她便抬腿上床，居中坐下，命秀凤王纲，分左右坐定，遂把左手酒壶，放在秀凤前面，随手拿起一个杯子，把右手酒壶，满满斟了一杯，头杯要饮，忽又停住笑道：“哎，慢着，你们得先敬我一杯呀。”秀凤一听，便提壶斟满了一杯，送到她的面前，秀英就她手中，一饮而尽，随把自己手中这杯，送到秀凤面前，笑道：“这杯你喝，祝你们百年合好。”秀凤伸手过来，举杯要饮，忽然心中一动，因眼睛看看秀英，只见她秋波盈盈，却含着凶光，秀凤便觉可疑，回头见床前站着一个丫环，遂一把拉过，口中说：“你先替我喝了吧。”便强行灌入她的口中。秀英一见，呀的一声，便站起来。秀凤回手就把她的腕子

捋住，却听得丫环说：“呦，二小姐真怔，灌了我，哎呀。”秀凤遂又回头问：“怎么样？”丫环就蹲下道：“我肚子疼。”说完了这句话，疼的就地乱滚，惨叫了一声，遂登了登腿，七窍就流出血来。好狠的秀英，这是方才她与卫虎定下的毒计，两壶酒是一壶有毒，一壶没毒，有毒的自己把着，没毒的却放在秀凤面前，彼此一敬酒，自然把有毒的给秀凤喝。

当下秀英一见她把酒给丫环喝了，便惊得起身要走，却被秀凤一把抓住。秀英自知难免，一回头见秀凤的宝剑在旁，遂伸手掣出，且喜秀凤仍自眼望丫环，便一顺宝剑，恶狠狠照定秀凤软肋刺来，秀凤见丫环已死。不禁怒火万丈，因咬咬牙道：“好狠心。”说着，一回头，突见一道寒光，宝剑已到自己的肋下。秀凤大惊，不禁失声道：“哎呀。”忙往床上一躺，就听哧的一声，把前襟衣裳挑破，并豁破皮肤，倏的血就下来了。

秀凤也是个急劲儿，一促手就把她的剑柄捉住，翻腕子剑尖照定秀英，往前一挺身，就听噗的一声，宝剑刺入秀英胸膛，其实扎进去并不多，才半尺来长，秀英便嗷的一声惨叫，翻身栽倒。

就在这时，猛听得门外一声怪喝：“好淫婢，你敢为争情人，杀死胞姊，今天我要你的命。”喊声起处，就见帘笼一启，随着飞进一人，却不是别个，正是大哥卫虎，手提钢刀，扑奔前来。秀凤一见，眼睛可就红了，因纵身跳下，用宝剑点指，咬牙说道：“好哥哥，你与她狼狈为奸，要毒死妹妹，今天这条命不要了，你们也休想活命。”那卫虎已然气极，更不答话，摆刀便剁，秀凤忙闪身躲开，接架相还，兄妹二人便打在一处。

卫虎是真拼了命，一口单刀，上下翻飞，恨不能一刀把她劈为两断。秀凤本领虽强，一时之间，也难取胜，便不由一咬牙，遂虚点了一招，纵出圈外，抹身要走。卫虎哪里肯舍，喝声拿命来，便纵身追到秀凤的背后，恶狠狠照定她的后心便扎。秀凤剑在左手，右手取弩，听背后刀到，忙向右一转身，弩箭便随身打出，喝